

◇ 袁晓元 解良专栏



解良,辽宁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小说、散文作品见《小说月报》《北京文学》《长江文艺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散文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草原》等期刊。出版小说集《兴京街》、散文集《赫图阿拉的月亮》等。现居北京。

烈日炎炎,迪士尼乐园内热浪袭人。外孙女排队与米奇合影,我坐在铁栅栏下的荫凉里看小鸟。这里的小鸟见过世面,随意在你脚前脚后觅食,在人头攒动的空间里飞来飞去,感觉一出手就能捉到一只。我身边有青铜造的米老鼠舞在半空,身下是浅水池,三五成群的麻雀渴了就飞过来,落到浅水池饮水。我这个北方人第一次见到一种身披四种羽色的小鸟,黑冠,红耳,褐羽,白脖,红臀,我就叫它红臀鸟。实里人家学名叫红臀鹇。

红臀鸟一飞就是两只,一前一后,不等落下,池边的麻雀立即让出一块地方,像迎接贵宾一样。红臀鸟挺逗,在芡池边落稳后还不忘伸出嘴向左右两侧示威,似要啄啮麻雀,又像逗你玩,伸嘴到池里喝足水后还要跳进池水里冲个凉儿,把全身羽毛抡得滚圆,让水珠

遇见红臀鸟

四溅,瞬间变成一只水刺猬,让不敢下水洗澡的麻雀看呆。一只红臀鸟将一整套动作做下来,惬意地飞到我头顶的树枝上,等另一只来树上聚齐,相互追逐着飞走了。园内的红臀鸟一对儿又一对儿,在芡池里上演同样的戏码。我成了它们的新粉儿,忘记了炎热。

外孙女与米奇合影出来,我坐进吸烟区。迪士尼这点好,没有将烟民一刀切在园外。还没等我点烟,身边的树上飞来两只红臀鸟,嘴里叼着果实,稍作停留其中一只便飞进树丛。我发现三只张开鹅黄大嘴的雏鸟站在树上,红臀鸟送食,整个嘴几乎伸进雏鸟口中。之后,将嘴在枝上左右蹭两下,故意抖了抖全身的羽毛,抖起四溅的水颗粒。放哨的红臀鸟随后才飞进树丛喂另一只雏鸟,与前一个做同样的动作,在树枝上蹭两下

嘴,抖落在芡池里沾湿的羽毛。随后它们又结伴飞向不远处的喷泉池。这惹出我的好奇心,红臀鸟的繁殖期在5-7月,天气如此炎热,两只育幼的红臀鸟去喷泉池冲凉儿是不是为了蘸湿羽毛,借喂食之机抖落沾在羽毛上的水珠润泽雏鸟,给自己的孩子解暑降温?我这样设想,又不能确定。

这时,一位难耐酷暑的母亲见我身边的荫凉里有空闲座椅,像发现了新大陆,带着孩子赶过来占座小憩,很庆幸的样子,发现身边有人在吸烟,怒目而视,却遭无视,看到头上的招牌方知自己闯入吸烟区。是走出去继续接受曝晒还是留下来一边纳凉一边吸二手烟,成为摆在这位母亲面前的一道艰难的选择。几位吸烟者相互看看,见孩子热得受不了,怕他中暑,自动掐灭香烟,起身离开吸烟区。那位母亲说了声,谢谢。

我坐在椅子上没动,下意识地将未点燃的香烟收起来,目光瞄着树丛中那三只雏鸟。我在等两只红臀鸟再次飞回来,告诉它们的秘密。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,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,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正月初二那天,苏东坡写信向陈季常借了一个茶臼。

时值新岁,得了东坡荒地,又逢新屋起造,故友将访。大约自来黄州,未曾有此适。东坡便书一纸《新岁展庆帖》寄陈季常,展庆之余兼上元邀约。我却看到了他在帖中借茶臼,茶臼成了我打开苏轼黄州生活的“小口”。如《桃花源记》中武陵渔人在桃花林中见山有小口,仿佛若有光。我也循着这小口,寻到了靠近苏东坡的“桃花源”。

东坡这一纸“展庆”写得十分松弛,如月下缓行,是逍遥游。苏东坡的逍遥不是庄周的逍遥,没有天空地阔,没有高樗大椿,没有大鹏之抟风九万里,没有神人之乘云气游乎四海。庄子逍遥游所有的“大”,他都没有,他只有“小”。东坡小荒地,坡下小茅屋,枝上

小鸣蜩,草间小斑鸠,无妨逍遥。东坡的逍遥是陶渊明式的。曳杖而行荦确路,坡头上铿然作响。再作一曲《哨遍》,叫童子唱来。他自歌了耒耜,执牛角为童子击节,和他一句“归去来”。日落西山,月挂东梢,月光澄澈空明如水。就去承天寺寻张怀民,做两个闲人。陈季常李公择若来,就捧出茶臼研碎小龙团,熬去许多不眠夜。最不济也摘了东坡野蔬,煮上一锅菜羹,饱食后,睡一觉,次日仍旧杂处渔樵之中,放浪山水之间。……这些都是经由“茶臼”所见东坡的黄州。

这亦是写作的一个“关窍”,寻个小切口,能探大世界。

除却苏轼,柳宗元也好茶臼。有诗为证:“南州溽暑醉如酒,隐几熟眠开北牖。日午独觉无余声,山童隔竹敲茶

臼。”诗开头“醉如酒”的溽暑只是“闲篇”罢了,他真正要和盘托出的是一个熟热午后的闲逸。“茶臼”得算诗的“诗眼”,小童子一敲响,柳宗元的午觉才算真醒神了。柳宗元也是被贬,在永州。

古人有“茶隐”一说,大概是借茶障世。比如嵇康爱打铁,王济爱马,陆羽爱茶,米芾爱石头,倪瓒有洁癖,都是借癖好寄寓胸中块垒,将自己隐于其间。苏轼和柳宗元不一样,他们在世事跌宕中自在过生活,只是借茶或茶臼传递生活态度。

这是由此“茶臼”及彼“茶臼”,又由“茶臼”迁延至生活态度。也是作文之法。

或还可荡开一笔,写一写与《新岁展庆帖》笔墨意气近似的《啜茶帖》。此帖通音问、约啜茶、谈起居,语与字皆缓带轻裘,有间有暇。似一位闲逸淡泊的君子,而又如此生动。苏东坡作此帖时,也在黄州。

如此一荡,是逸而不散。

从一个“茶臼”说起

吾来看汝 汝自开落

上班的路上,会路过一丛木槿,开花。木槿。一边开,一边落。枝上繁花明媚照人,树下草间落英缤纷。

路过开花的木槿时,会悠然想起王维的诗《辛夷坞》:

木末芙蓉花,
山中发红萼。
涧户寂无人,
纷纷开且落。

说的是枝梢上的辛夷花,在幽幽深山里开放。山中空寂无人,辛夷花自开自落。它开放时的美好,只有它自己知道;它凋零时的哀戚,也只有它自己来领受。它是它自己的导演,也是自己唯一的观众。

而我最欣赏的,正是这自开自落的状态。

一个春日的黄昏,驾车经过镇二环,蓦然瞥见菜地尽头一棵杏树正开花。杏花开在一座老房子的窗前;房子已经破旧不堪,好在有那一树花,让人觉得春天到底是春天,春天到底还是新的。我忍不住停了车,静静遥看那粉白粉白的一树杏花婆婆盛开,盛开中透出一种薄薄的喜气,是一种民间的喜气。

主人走了,花还在。还在陪一座老

房子,度着风雨,度着春阳,度着时间。主人走了,花还在,还在一年一年地开,不负春天。

是啊,这样的开放,表达的正是一种不负的信念。不负春天,不负自己。

还记得,老家的河堤旁有一棵棠梨树,一到春天,白团团的花儿开得像烛光照耀的宫殿,华美壮观。如今,住在河堤边的人家一户户相继搬到街道边的新建小区里,只剩了一个老人还住在棠梨树边。老人也渐渐更老了,已经直不起腰身出来看一眼门前的春天,只剩了长长的流水与长长的河堤。只剩了,那棵寂寞的棠梨树。可是,即使寂寞,惊蛰一过,白色的棠梨花依旧如约立在苍老的枝桠上,春风里开,春风里落。朵朵簇簇,玲珑剔透。

这些幽独的花们,不论自己住得多遥远,不论自己的境遇是怎样的寒微,它们,从不错过一个春天。

春天,属于漫山遍野的花们。春天,也属于蓬门前的一树杏花,属于幽壑里的一棵辛夷。

一个人的时候,尤其是一个人路过一棵孤独的花树的时候,我会轻轻跟自己说:你也是一朵幽独的花儿,你要努

力,努力地开放! 不负了春天! 不负了时间!

自开,也自落。不奢求谁人的垂怜。

一朵花的凋零,对于一个浩繁的春天而言,只是一片小小的忧伤。可是,对于一个孤独和唯一的生命个体而言,却是一场有去无返的悲壮。这样的悲壮,孤独的花儿,默然,背负——以最轻盈的姿态,以最优美的弧线,飘落,飘,落……

在屏幕上,偶尔看见六十岁的赵雅芝登台,惹得观众惊呼,女神不老!可是,怎么可能不老呢!脸上的皮肤修饰得再怎么无瑕,脖子上的皱纹依旧影影绰绰,像说漏了嘴的谎言。衰老是必然的,凋落是必然的。

可是,我依旧喜欢老着的赵雅芝。喜欢她在镁光灯下从容淡然的言笑,多年不露面,露面不惊慌,好像一朵闲花开在晚风里,幽香也迷人。

这个世界,有许多美丽的花朵,和花朵一样的女子。她们,在我们视线不及之处,自开自落。我们感动,是因为我们偶尔看见了。我们没有看见她们时,却看见了我们自己,在时光里,开放过后,一瓣一瓣地凋落,慢慢剩下一颗坚贞一般结实的内心。

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翻译过一首外国诗,我深喜其中几句:吾来看汝,汝自开落,缘起同一。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,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,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,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